

開卷語

● 鞭鼓生

目錄

。識依不智依、四 。語依不義依、三 。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二 。人依不法依，一 ：法依四



於海寧齊 四
黃居歲暮三月廿四日
沈沈 墨寶
畫

四八〇	四七九	四七八	四七七	四七六	四七五	四七四	四七三	四七二	四七一	四七〇	四六九	四六八	四六七	四六六	四六五
虛名浮利	供養白頭光陰少	佛法真益，要在至誠中得	懂事最重要	求道與求富貴不同途	香港衫的啓示	又是新的一天	芝蘭生幽谷	往生的功夫	敘利亞的戰場	浴風流水	莒南臥佛	浮丘定林寺	鵲山遠眺	到有佛的地方	佛峪勝境



佛峪勝境

看到濟南「佛峪勝境」的牌坊時，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一百多年前，雪公在《雪廬詩集·燹餘稿》中，向世人介紹的第一首詩就是〈佛峪〉。當學生的，竟然在雪公往生三十年後，才親見它真實的存在。

濟南是史前文化、龍山文化的發祥地。雪公曾經這樣介紹：「濟南是山東省的省會，居全省的中部，這一座城的形勢，是非常的雄壯，東西南三面，皆是重重高山，北面近一道是小清河，不過十里之途，就是黃河。僅有拔地孤出鵲、華二山，夾在黃河左右，好像兩扇門柵，真是山環水抱，四塞之國。」山環水抱，四塞之國，指的是地勢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環繞，形成堅固防禦，是個四面都有險要關塞的國家。在臺灣，雪公回不了故鄉，就用筆描繪故鄉，用詩句吟詠故鄉。

隋唐時期，佛教在濟南就十分興盛，處處都留下眾多的佛教勝跡。佛峪與龍洞的石窟造像等，正是歷史的見證。雪公來自曾是佛教鼎盛的佛國，就連安葬的墓園，玉涵山的半山腰上，也有一塊十餘米寬的新月形天然台地，隋代「佛峪寺」就興建於此。高處，也是巨岩外伸，狀如檐下，在崖壁間，隨山就勢，刻有隋唐佛像一百多尊及多則題記。可惜廟宇早已傾廢，佛像被破壞得相當嚴重。在濟南處處有殊勝的佛教古蹟，和俯拾皆是的历史碑記等。說到殊勝，雪公來到臺灣，更是窮其生命，向有緣眾生，介紹一門「徑中徑又徑」的佛峪勝境。

雪公說：「淨土法門是靠二種力量的修行法門，經二力合修，當生就能成就。懂此法門後，不論你活到七八十歲，或百餘歲，乃至只活一個月，只要肯修，一個月也能了生脫死。法門是這樣好，但要徹底明白卻很難。真要懂此法門，必得將三藏十二部全部看完才明白。再說，其他法門是必須得人身才能修行，淨土法門連小螞蟻也能成就。當然你當生不成就，也會入輪迴，也有隔陰之迷，將來再遇法門的機會就很渺茫了。」雪公一直到往生前還如是宣演著。



到有的佛地方

本期《明倫》的封面是濟南千佛山興國禪寺的山門對聯：

暮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
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

文字很淺顯，意義則很深遠。名利客終身追逐名利，夢迷人則是沉溺夢境不知覺醒，因之長陷生死苦海，無法超脫。

雪公往生前，晨間每天都會由鄭聖陽居士開車載往郊區走走，鄭居士每問：「今天要上哪走走？」老人家必回答：「到有佛的地方！」那是臺中霧峰本淨寺附近路旁的一尊立佛處。

雪公教學生修行要「夢覺一如」。

修行人自己功夫境界如何？可以從「夢中覺否」來作為自我評量。如果夢中念念妄想，不是貪愛就是怨瞋，煩惱重重，遇到境界不知提起佛號，這般景況，修行人就要起大警策心，這是功夫生疏，不夠確實之證明。應加緊修持，正視個人生死根本，要把佛號由生處轉熟，將心中一切雜想妄念熟處轉生。這樣才能嘗到常覺不昧的滋味！古來大德，便常教人以夢境來考核自己定力如何？能夠夢覺一如，就是功夫純熟，作得了主。能夠作得了主，臨命終時，單靠這一聲佛，往生就有希望。

隋朝開皇年間，朝廷依著山勢造了多尊佛像，又建了千佛寺。唐貞觀年間加以修葺，才改名為興國禪寺。千佛山上還有萬佛洞、千佛崖等勝景。來到濟南，竟發現令雪公懷念的家鄉，原來是到處都有佛的地方。



眺遠山鵲

本期封面，是山東濟南鵲山的遠景。鵲山在濟南市北郊，是黃河北岸的一座小山，屬於「齊煙九點」之一。相傳扁鵲曾經在山下煉丹，故名鵲山。元代著名畫家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就是描繪鵲山和華不注山一帶的風景。

相傳有一天，趙孟頫、周密和數位好友喝酒作詩。席間，大家談笑風生，說起曾經遊歷的名山大川，趙孟頫極爲盛讚濟南山水之美，並談及鵲山和華山，一個渾圓敦厚，一個尖聳入雲，兩座山峰形態迥異，窮盡山之峻美巍峨，使在場的人爲之神往。然而當時，只有周密一人默默不語，問其原因，原來，周密祖籍是山東，曾祖父因兵亂，南遷吳興。周密從此沒回過自己的故鄉，提及家鄉不免感傷。

次日清晨，周密直奔趙孟頫家中，想訴說自己的思鄉之情，希望趙孟頫能再爲他講講家鄉的山水。趙孟頫聽後，旋即起身，到書房拿出筆墨，對周密說道：「爲解您思鄉之情，還是把故鄉的山水畫成畫贈與您，或許可以解周兄思鄉之苦。」說罷，趙孟頫便提筆揮毫，一邊畫，一邊給周密介紹濟南的山水、民俗風情。於是被後人譽爲「思鄉之畫」的傳世之作《鵲華秋色圖》便誕生了。

雪公在九十一歲時（一九八零年），輾轉寫信告訴濟南家人：「我行醫多年，尚能溫飽。因鄉間多相信漢醫，可以敷衍度日，身體康健，每日素食兩次，無病不必掛念，汝等善自衛生至要。」老人家在信中，對自己在臺灣弘法利生之事，十分低調，隻字未提。反到說自己在鄉間行醫，溫飽無虞。

而在接獲家書後，寫詩云：「似有衡陽雁，孤飛蒞海濱。穿雲雙翼健，寄我九州春。數語家無恙，深思淚滿巾。難將故鄉事，說與旅臺人。」如何將故鄉事，說給旅居臺灣的這群學生聽啊！唉！只能老淚縱橫地獨自濕滿衣襟。對逃難五十載，有家歸不得的異鄉人來說，接獲家書，是何等激動與興奮之事！無奈「我妻、我弟均已作古」。殘酷的世間正是如此，故鄉的山河依舊，人事已非。而八苦煎迫，任誰也做不得主啊！



浮丘定林寺

浮丘就是山東省莒縣的浮來山，定林寺是山上的一座寺廟。

話說南北朝時，《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先生，字彥和，是莒縣人。他自幼喪父，二十歲時又喪母，家境貧寒。一生篤志好學，未婚娶，居喪三年後，二十四歲投靠梁朝高僧僧祐律師，寓居於南京定林寺。

有十多年時間，劉勰替僧祐律師編訂定林寺的經藏。在編經藏前，先要博通經論，才能就各部類加以著錄，最後寫出序論。他在定林寺前後生活了二十年左右，憑藉寺內豐富的藏書，加上潛心學習和研究，最終依經論的體例著作了《文心雕龍》這部偉大的文學理論專書。這部專書雖是他一生的唯一作品，卻已是傳世之作。晚年他決心在定林寺出家，法號慧地，然剃度後不久便辭世了。不過定林寺卻因劉勰的學術成就而名垂青史。

浮丘定林寺，是千年古剎。據莒人言，是劉勰晚年北歸隱居校經之處，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是山東省最古老的寺院之一。院中有一棵「天下第一銀杏樹」亦有三千五百年的樹齡。

在中國大陸，許多省分也有定林寺，連韓國都有。然而浮丘定林寺對雪公的弟子而言，是別具意義的。因為我們在尋根的過程中，在莒縣定林寺，發現了莒縣大儒莊陔蘭先生的佛經石刻，也發現了雪公捐獻給定林寺的種種法器石刻紀錄。親睹文物，驗證了在時間的長河中，我們的老恩師，曾經在莒縣，在浮來山，在定林寺，在這方文化古國中活躍著。

浮來山上的風，在千年銀杏的樹梢輕輕吹拂著，在那枝頭上的陽光也毫不吝嗇，溫暖地灑落在尋根人的身上，而定林寺的暮鼓晨鐘至今也聲聲傳唱著。

佛臥南莒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先生，四十九歲時，從九江登遊廬山，沿途領會溪聲山色都在對他說法，於是在〈宿東林寺〉這首詩中，寫下這流傳千古的感悟詩。當您看到本期明倫封面，山東莒南臥佛時，對蘇東坡先生的這首詩，一定也感受良深。

莒南臥佛，由連綿三八〇〇米的山體自然形成。頭枕西南青山，腳抵東北明湖；天庭飽滿，地領方圓，獅鼻微翹，慈眉善目，五官清晰，神態安詳。其肢體比例與人體非常相似，是中國境內發現形象最為逼真的一尊臥佛。

相傳東晉高僧法顯大師雲遊至此，叩拜臥佛之後，驚嘆萬分，贊道：「山即佛，佛即山」，並在九頂蓮花山西麓青龍洞旁修行。而南北朝時期，著名高僧佛圖澄大師率弟子，遊歷至此，也發現臥佛，頂禮膜拜之後，在天佛山前結廬為寺，名曰「臥佛寺」。並對眾人說：「此山是座佛山，此地與佛有緣，有佛山的靈氣，能保佑一方平安。」從此，臥佛名揚四海，前來朝拜者絡繹不絕，成為佛家弘法佈道的聖地。盛世佛現，亂世佛隱。在過去的一千七百多年間，臥佛時隱時現，因緣無定。這種神秘感不僅釀造了很多的傳說故事，也增加了人們對臥佛的景仰。

雪公在大陸期間，曾以盛壯之年，服務於莒縣監獄。而莒南大店是莊心如太史的故鄉。莊太史，雪公尊之為師。以此因緣，我們走訪莒南，有幸瞻仰到莊嚴殊勝的天佛，安詳自在，不覺法喜充滿！思及雪公在莒期間，多年兵荒馬亂，土匪橫行，因擔憂民不聊生，不計個人安危，多方奔走，還縋城進入匪穴，與匪談判，往事歷歷，不勝唏噓。

雪公在臺灣，弘儒弘佛，勸修淨土念佛法門。講經期間，每有佛像結緣或僧人蒞臨，均視為佛寶僧寶親臨示現，是吉祥之兆。今讀者諸君親睹莒南臥佛寶相，亦等同佛寶禎瑞，確乎稀有難得！

水流風浴

民國二十三年，莒縣重修縣志，總纂爲莊太史心如，分纂及與其事者，都是莒縣的知名鴻儒。雪公由獄政轉任分纂，負責古蹟、軍事、司法、金石四類。當時莒縣成立了縣志編纂委員會，地址在城西北：賈家花園。歷時三年，完成了一部巨著，共二十冊。爲莒縣留下了有價值的文獻。

修志之餘，文人雅士，連袂唱酬，濟濟一堂，這種人生遇合，誠千古之樂事。雪公言及：「若夫探古於且于樂壘，浴風於流水浮丘，詠歌之餘，當回憶寓臺之母忘在莒。」

我們來到莒縣也特別到流水河畔懷古，找尋「流水拖藍」的奇景。「流水拖藍」景觀在莒城東約一·五公里處。沭河從城東繞城而過，城東北方又有袁公河匯入，由於沭河發源於山區，流經丘陵地帶，而袁公河從莒中平原流入，水中所含成分有異。因而匯流後，在同一條河裡，形成了一段清濁分明的兩股水流，清流泛出淡淡的藍色，好似河中拖曳著一條藍色的帶子，故稱「流水拖藍」。後因兩河上游分別修建水庫的關係，「流水拖藍」已很少見到了。

流水拖藍，好詩情畫意的情境。一樣的沭河，流著不一樣的水，而河水就像無情的歲月一般，奔流直去，永不復返。緬懷著這片雪公踩踏過的大地，浴風過的流水，試著走進雪公生命中的莒縣，八十年前的生命舞台，雖然一鱗半爪有所尋獲，然而失去主角的劇場，也是失落多於收穫。流水的風，輕輕拂面而過，吸一口流水河畔清新的空氣，我們還是挺起胸膛，提起佛號，繼續行腳到阿彌陀佛的故鄉。



敘利亞的戰場

網路上流傳著敘利亞內戰的種種慘狀，那不是歷史中的故事，而是當前正在發生的爭戰。

短短五年，有超過廿二萬人不幸在戰火中身亡，城市被轟炸得慘不忍睹；另有一千一百萬名夾在政府軍和反政府軍戰火間的老百姓，他們被迫逃離家園流離失所，成群結隊徘徊在邊境的鐵絲網邊，沒有國家歡迎他們，這也是人類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難民流亡潮。死裡逃生的孩子，汗穢的雙頰，是乾了又濕的淚水痕跡，還有滿臉不敢哭出的驚恐。

根據聯合國的調查，不論是反政府還是政府軍，雙方從二〇一一年三月開始至今，都犯下了違反人權的戰爭罪，包括謀殺、施虐、強暴和強行隱匿等等；此外，雙方更把平民百姓當成戰爭工具，他們故意把物資擋在城外，讓民眾沒有食物、水源和醫療可用。聯合國發現某些市民集會所，更成了被鎖定的攻擊目標，這形同大屠殺。分裂勢力，外加聖戰士崛起以及之後伊斯蘭國的出現，都讓敘利亞戰事越演越烈，結束之日遙遙無期。

戰火何其無情！縱使倖免於難，也不知要逃往何方？流離失所的人多半是無助的婦女和孩童。血淚、謀殺、仇恨、恐怖，交織著權勢、金錢、槍砲、報復。妖魔鬼怪張牙舞爪地摧毀和樂的家園，煉獄一一呈現。層層疊疊的教派意識形態，交織出布滿血腥的，所謂的聖戰。

敘利亞被哪一國入侵襲了？怎麼這麼淒慘，血肉橫飛，哀鴻遍野。敵人是誰？他們是內戰啊！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怎麼連俄羅斯也加入屠殺行列，IS也恐怖攻擊？神秘面紗的背後，是五官立體比例俊美的人種，竟遭此大殺戮的業報？這世界是怎麼了？真是無語問蒼天。愚痴的人類啊！冤冤相報何時了。這悲慘的政局，要如何了結啊？



夫 功 的 生 往

雪公云：「往生是神識往生。雖云佛接亡靈，但功夫都在生前成就。」又云：「往生功課，只在六字聖號，多念少念，在乎有恆不退。如忽作忽輟，只種善根。古人云：『饒他忙似箭，不離阿彌陀。』雖不能一心不亂，然習慣熟成，必須做到，方有往生之希望。」

「往生的功夫都在生前成就的。」淨土行者，都要深深警醒，切莫悠悠忽忽，以為念了幾聲佛，臨命終又有人助念，就可以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念佛是善根的因，往生是果實。《阿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這是全經的精華。樹如果無根就無法生長，然只有小根小鬚，也無法茁壯，更開不了花，結不了果。

我們都知道，念佛功夫是正行，是種善根的力量；六度萬行是助緣，是修福德的力量，這叫做正助雙修，缺一不可。而不得往生的主因，就在「正助」兩功，俱不精進。修行人臨命終時，如果不能念佛，即是顛倒，這怎能往生？又有被病魔折磨多年，思緒紛亂，提不起精神念佛的人，病前的念佛功夫，也無習慣熟成，這又要如何往生？

記住，淨土法門貴在相繼有恆。今生得聞如此殊勝的當生成就法門，務必令自己不虛此生。古德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往生的功夫都在生前成就。」修行人要護自己的法，將這句話深深烙印在腦門上。否則當今「失智症」、「失憶症」……那麼普及，修行人一旦不會念佛，不知念佛，那可真是呼天不應，叫地不靈了！



芝蘭生幽谷

三、四月的春天，是百花盛開的季節，大地一片欣欣向榮。

元朝余同麓有〈詠蘭〉詩：

手培蘭蕊兩三栽，日暖風和次第開。

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時有蝶飛來。

蘭花，自古爲文人雅士所喜愛，素有「花中君子」之美稱。孔子在困厄時勉勵弟子說：「芝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自此蘭花成了儒家文人心中高風亮節的代表。又說：「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蘭花神韻高潔，幽香沁人肺腑，是與君子德行結合的花卉，更被譽爲天下第一香。李太白則說：「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幽蘭香飄遠，松寒不改容。」

人們也常用「蕙質蘭心」來形容女子心地純潔，品格高雅。嘗聞：「女子無才便是德。」雪公則說：「世俗稱女子有德不許其才，誤矣！夫德爲才體，而才爲德用，是即而不可離者。修齊治平，何一非用其才？但才有正與偏之不同耳！正者發於德，偏者發於不德。才發於德，則宜家教國。發於不德，則蕩檢踰閑也。是女子不患有才，而患無德。既德矣，若不有才，又何以章其德乎？」

所以女子只要有高尚的品格，不會因才能高強，而造成弊端。芝蘭生幽谷，郁郁青青，不因地處偏遠，人跡罕至，而花不芳香，葉不繁茂。不論男女，只要有德又有才，都能成爲社會國家的棟梁。反之，技能雖然出眾，德行卻卑劣下流，必是家國之禍殃。而蘭草幽香似德人，又豈止文人雅士喜好，余同麓先生不是說，只要將窗戶打開，連在戶外的蝴蝶，都會聞香而飛舞進來嗎？



又 是 新 的 一 天

雪公曾言：「普通人，不守時間，絕對不能當大將。機會來了，看不見。機會過了，就後悔。」

修行人或許會認為：「我此生只要安分守己地過日子，也不想出團體中出人頭地，更不在乎當不當大將。」可是，即便不當大將，當小兵也要守時啊！守信守時是為人的基本功，也是一種美德。懂得珍惜時間的人，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也知道不能浪費別人的時間。再說，不守時習慣了，東挪西移，生活次序就雜亂無章，想想每天亂七八糟的生活，你的心能定嗎？你念佛能一心嗎？如此過日，修行一定無法成就。就像現代很多耽溺於電玩的人一樣，該睡覺的時間不睡覺，該吃飯的時間不吃飯，生活紊亂，不出幾年，身體很快就出問題了。

古人曾用「沙漏」來計算時間。時間無色無味，摸不到，看不著，不經意地，它就快速流失，而且一去不復返。人要能夠主宰時間就是能掌握生命。古人說：「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花兒還有重開日，人生沒有再少年。」歲月如梭，韶光荏苒，正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啊！

其實每個人，每天都一樣擁有二十四小時。懂得時間管理，將決定你會創造出豐富多彩的人生，不懂得時間管理，則懶散將陪伴你走完平庸的一生。有首洋詩〈又是新的一天〉說：

上蒼賜給我這新的一天，我做什麼都可以，
今天我要做的事非常重要，我可以浪擲虛度，也可以小心珍重。
因為我把生命中的一天和它交換。

當明天來到，今天永遠消逝，填補它的空缺是我所完成的事。

我努力耕耘，不要損失；我選擇善良，不要邪惡；

我希望成功，不要失敗。因為我要永遠記住，

我為這些事所付出的是我生命中的一天。

時間無中外，從中感悟的，又豈有中外？



香港衫的啓示

雪公說：「夏天穿香港衫，人家都敞著，我是非得扣起來。你叫我敞著，我不會。有人說：『你太落伍了！』我跟大家說過，我跟他們不一樣，我根本就沒落伍。我還沒入伍，那談得上落伍啊？」

社會大眾總是跟著流行走，誰引領著流行？不外乎明星歌星，或青年偶像等。現今穿衣服不以新舊論美醜，而是以流行趨勢論美醜。很多年輕人，都流行穿剪破的牛褲子，還要故意破很多洞，才夠潮，才夠帥。遙想雪公當年，大眾流行夏天穿香港衫，要敞著，不扣扣子。雪公卻說，我是非得扣起來。而你呢？如果換做是你？你會跟著潮流走？「敞著」。還是心中自有定見，「非得扣起來」？

回想年輕時的自己，在衣食上，同儕流行甚麼？也是跟著流行。穿上有牌子的衣裳，走起路也覺得虎虎生風。直到學佛了，有點年紀了。才明白盲目地跟著流行，是多麼無知！就像以前學生時代，在外頭吃麵一定故意不吃乾淨，以為這樣就是時髦。學佛了，知道惜福的道理，也知道世上還有很多人，因戰亂或糧荒而餓死，所以不能暴殄天物。古諺說：「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是經歷人生錘鍊的真實體悟。所以，社會大眾的確是需要教育再教育，然後思想行爲才能轉趨成熟穩重。

一個家庭有一個家庭的家風；一個道場有一個道場的道風；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國風。有眼光的家長、道長、國主，都要見微知著，也就是看到事物微小的跡象，就知道其發展的程度。這樣才能導正家國或道場的風氣。雪公是大學教授，也是道德領袖，不論穿香港衫或中山裝，都要整齊莊重，扣上衣扣，因為那是儀表也是尊重對方的禮貌。



途同不貴富求與道求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榮華富貴錢財名利，世間人那位不愛？聖人教我們，求富貴，必須以「義」為前提，「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千百年來，多少人爲了富貴，巧取豪奪，爾虞我詐，泯滅天良，喪盡人格。而孔子鄙棄這樣得來的富貴，認爲不義的富貴，猶如天上的浮雲，不值得追求。

再深入一點探討，求道跟求富貴是不同途的。求富貴，要一再地堆疊欲望，食要山珍海味，衣要綾羅綢緞，住要豪宅名門，行要寶馬香車。求道則是不同方向的用心，雪公云：「凡夫之身，業重障深，終日爲煩惱所牽。雖聞佛法，僅爲因地學者，日常一切均應簡素，力避塵染，惟恐妨害道心。」求道者，日常一切生活均以簡素爲重，力避塵染，放下攀緣，不奢華，不排場，要一層層地剝離欲望。從身口意三業，自我莊嚴起，凡是舉手投足、一言半語、起心動念，令離一切惡行煩惱，務求三業清淨。

《四十二章經》言：「豪貴學道難」豪者富也，貴者高爵也。眾生享受富貴，則迷於生死，難發道心，故富貴爲八難之一。求道人要看破：「人間富貴花間露，紙上功名水上漚。」富貴名利能給人帶來優越的生活和煊赫的地位。然而，君不聞：「富貴險中求，榮華難中得。」一個人要求得富貴與榮華，必須用盡所有心思與精神，奮力一搏地面對種種危險與難關，以期達到目標。爲了擁有這些短暫耀眼的生活，在因果果中，又將會造作出多少的惡業？拉扯出多少的業力？還要付出什麼樣的酬償呢？

身外之物轉眼成空，千萬別迷惑於稍縱即逝的名利富貴，而忘了生死大事。既聞佛法，莫可空過。欲求解脫，機在今身。要知，一家富貴，千家怨。三途壽長，易入難出。還是，隨緣盡分，安貧樂道地走下去爲上。

要重最事懂

不久前遇到一位母親，她有四個孩子，全都就讀一流學府，畢業後也都謀得很安定的工作。當我恭喜她的時候，她卻很黯然地說：「書讀得好，有什麼用？錢賺得多，有什麼用？要能懂事最重要。」

「怎麼了？他們不懂事嗎？」

「唉！怎麼說呢！」她嘆了一口很長的氣，給我一個難言的苦笑。

這位母親的遺憾，要叫誰給她安慰呢？孩子成長期，哪位父母不期待孩子把書讀好，把身體養好。孩子畢業了，又哪位父母不期待孩子找到一分安穩的工作，讓生活可以無虞。接著呢？孩子的做人處世，如果令父母傷心，那麼父母之前的努力拉拔，不就前功盡棄？成長期，數學要補習，英文也要補。而智慧的增長更是要補啊！數學強，英文好，不懂事，一切都枉然。

雪公曾云：「今日之下，什麼叫學問？學問就是辦事。不辦事，沒學問。把二十四史，唸得熟透透，從頭背到底，倒過來再背，還是個書呆子。一點用處也沒有。幹什麼用啊！」「辦事就是將所學的道理拿來實踐。事情看誰辦？好人辦壞事，壞事也被他辦好了。壞人辦好事，好事也被他辦壞了。」佛法是要拿來實踐的，不付諸身體力行，終究是空談。雪公說辦事就是將所學的道理，拿來實踐的。

讀書不只是用於應付考試而已。童稚時期，天真爛漫，每個孩童都充滿希望，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而養育到成人了，就要懂事，懂得人情世故，所作所為，要會自我規範，也要會替人設想，同時知道為家為國謀福利。否則「會讀書又怎麼樣？」「有社會地位又怎麼樣？」就有子女，為爭父母財產，竟與父母對簿公堂，甚或棄養父母。

古諺言：「好兒不爭莊和田，好女不爭嫁妝衣。」在經濟掛帥，以財力論高下的社會氛圍中，年輕人如果也像浮萍一般，無根地搖擺歲月，無感於心燈幽暗將滅，這是何等可悲啊！



得中誠至在要，益真法佛

印祖云：「今人體質多單弱，不得妄效古人。人每每以好名而過爲苦行，則反爲於道於身，皆無所益。佛法真益，要在至誠中得。非做一場面，即能了事。」

古德說：「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印光祖師將其一生修行的心得，毫不藏私地告訴我們：「佛法真益，要在至誠中得。」至誠，是極爲誠懇。是心態與行爲的表現。舉個歷史人物的故事：

明朝，黃梅這地方，有位洪祥先生，他事親十分孝順。有一年，他父親得了重病，臥床不起，足足有一年多。這期間，洪祥侍奉湯藥，三餐飲食，乃至扶持起臥，無不親力親爲，沒有一點懈怠與不耐煩。即便是衣被沾到垢穢，也都親自處理。他的妻子，完顏氏，是權貴家之女。生病的父親料想，兒子如此地孝順，長期下來，尊貴的媳婦或許會不高興。於是心生不安，告訴兒子說：

「我的病也將漸漸痊愈了。你暫且回媳婦房裡就寢，只要留一位僕人服侍我，就可以了。」

洪祥說：「好。」表面答應了，暗地裡，他躲藏在父親的寢室旁。

當夜，父親想要起身，看到僕人已經熟睡。於是勉強自己下床，那知體弱無力，身體難以支撐，驚慌中，忽然有一人攙扶著他的脇下，使他不至於仆倒。

「你是誰？」昏暗中父親驚問。

「是兒子。知道父親白天所說，不是實情。因此特別守候在房外。」

父親聽後，扶著洪祥，痛哭失聲說：

「天啊！我的兒子孝順到至極了！」

之後父親的病慢慢好轉，經夫妻同心孝養，又活了十餘年。父親過世後，洪祥哀慕不已，在醮鏡（道教祭典中的器物）中竟見到父親的形貌。人們都說是誠孝所感。

這是世間至誠盡孝的故事。同理，以這樣竭誠的心學佛，必能與佛感應道交，圓成菩提。

供養白頭光陰少

某親友大嬸，最近神情黯然，總是悶悶不樂。

「您怎麼了？身體哪裡不舒服嗎？」

「唉！日子怎麼變成這樣！嗚……嗚……嗚……」竟然掉下了眼淚。

詳問之下，原來大嬸的大兒子和媳婦，要她輪流到二兒子，三兒子家住。說這樣弟弟與弟妹們，才有責任感。

可是大嬸今年已將八十歲了。大兒子住的房子，也是當年和老伴齊心打拚買下的。那位讓她驕傲窩心的大兒子，竟開口要她像流浪漢一樣，每個月掙著包袱到兒子們的家，討口飯吃。

「二兒子、三兒子怎麼說？」

「他們也不敢說甚麼，說房間整理好，就開車來載我過去。一個在臺北，一個在新竹。」

「大嬸啊！別難過。時代快速在改變，孝養父母，對年輕人來說，愈來愈不容易。還好他們肯輪流供養您，沒有棄養您！這就謝天謝地了。身體和錢要自己顧好，您要正面思維，多念佛，念佛現世保平安，命終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要唉聲嘆氣，俗話說：『吐一口長氣，就衰三年』。雖然您想跟大兒子繼續住在熟悉的老家，跟老鄰居一起聊天運動。您就體諒大兒子辦不到，不要跟孩子撕破臉，把話講絕了，對大家都不好，世間原本就是煩惱的魔鄉。想想自己還能活幾年？一個月輪流跟一個孩子住，也不錯啊！只要身體健朗，甚麼都不怕！」

「只能如此了！」大嬸擦乾眼淚，堅強地苦笑。

面對社會型態在改變，生長在農業社會的長輩，怎麼也無法適應這麼現實的層面。而高齡社會也讓人喘不過氣，當然體會不到：「勸君多出餅糕錢，供養白頭光陰少。」想想好不心酸！老人家，您就安分地流浪吧！反正都是兒子家。



虛名浮利

天如禪師云：「每於虛名浮利自照不破，名利屬我，便生貪愛，名利屬他，便生憎妒。古人云：『貪名貪利，同趨鬼類；逐愛逐憎，同入火院。』你卻因此愛憎，間斷淨土，然則一念間斷之心，便是餓鬼火院業也。」

修行人，每天都要像攤開報紙展閱天下事一樣，也將自己開腸剖腹地檢視一番，包括微細的念頭和煩惱都不要遺漏。要知：不是只有企業家或政治家，才會在虛名浮利上角逐與追求。昏惑的佛教徒，一樣會掉進追求「虛名浮利」的爛泥沼中。

英國知名佛學家，八十歲的理察德·貢布里教授說：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說我比別人更具足智慧！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我需要用謙卑，來體味更浩瀚的世界。」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爲了從此求財得財！而是爲了斷自己對一切欲望的執著！」

智慧的領悟，是不分古今中外的。修行的實踐，也不是只停留在語言或文字上的。破不了名利的關卡，便陷入愛恨情仇的煩惱中。現實的社會，經濟掛帥，將大多數的人變成了名利客。修行人身處俗世，要時時身懷巨尺，衡量著自己的起心動念，以防身陷世代逆向的導引——以爲名跟利是世間獨一無二，最值得拼命追求的幸福。修行人的日常生活，處處是道場，我們要有眼力，學會戳破名利的糖衣，否則一念的徬徨，便陷入了餓鬼火院中。

「暮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叢林梵刹的鐘聲通徹悠遠，鼓聲沉穩渾厚，最能撼動人心。在暮鼓晨鐘，經聲佛號的的滌盪下，希望名利客得以迷途知返，進而有所覺悟，借假修真。清朝鄭板橋先生也有詩云：

「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滔滔流不息，問君辛苦到何年？」
真要這樣建構自己的人生嗎？